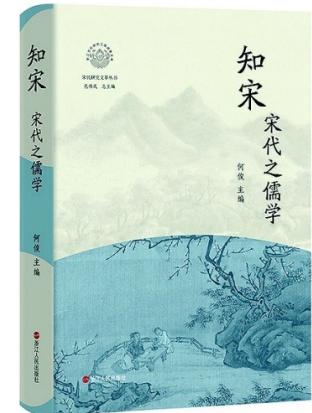


人文与理性辉映

——宋代儒学的气象与精神

著书者说



《知宋：宋代之儒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知宋”丛书，由包伟民主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两宋历史的门径。其中儒学一册，嘱我选编。

这册最终定名为《知宋：宋代之儒学》的文萃选编，上编历年齿选邓广铭、徐规、陈植锽先生与陈来、王瑞来教授共七篇文章。下编收入笔者近年分析宋学初兴时胡瑗湖学与宋学完型时朱子理学、象山心学、水心事功学等四篇文章。现应约，谈一谈宋代儒学之气象与精神。

一

宋代儒学观其风貌，可谓气象万千；论其精神，则可概之以人文与理性辉映。

既为儒学，宋代儒学自然是远承孔孟，甚至上溯尧舜，这是宋代儒学的共识。宋儒自我标举为儒学“再辟”，但考诸学术思想的直接由来，这一因其呈现出新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形态，从而被今人称作“新儒学”的宋代儒学，其滥觞实在中唐韩愈启动的古文运动及其对儒家之道的阐扬，以及啖助新《春秋》学派舍传

求经的新经学。入宋以后，在结束了晚唐五代的连续动荡、承平八十年的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胡瑗湖学为代表、以明体达用为宗旨的推崇儒家师道的讲学运动兴起，进一步与古文运动、新经学叠相激荡，在欧阳修、范仲淹等士大夫引领下，人才以一种共生效应成群出现，催动了宋代儒学的勃兴。

古文运动、新经学、讲学运动虽然路径不一，但志趣同在儒家之道的重建。只是儒家之道的根本内涵是什么？如何明体？如何达用？如何才能真正以儒家之道来整合世道人心？凡此具体问题，儒家学者们都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在各自的社群空间中彼此切磋，尝试着从儒家的传世经典与史传文籍中去获取智识。因此，宋代儒学自始便以一种“学统四起”的方式，呈现出自身的丰富多样性。

二

宋代儒学“学统四起”，然万千气象终难掩日月之光华。

北宋中后期的儒学，渐以王安石的新学、程颢与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为重。蜀、洛二学系以地理位置命名，新学则是相较于旧学而言来命名。旧学，指的是以汉唐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思想。照理，蜀、洛二学也是决不同于汉唐旧学的，但独标王安石之学为“新学”，除了有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的因果，实亦表征王安石新学执北宋儒学之牛耳，主导了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初期的学术思想。

三家学说各是其是，自洽其说。论其要，新学重在制度，洛学重在道理，蜀学重在权变。制度与道理本为表、里，只是制度重在效益，道理更重原则；虽然效益不可能违背原则，原则亦终

要体现于效益。因此，在根本上新学与洛学二者似乎不应有冲突。但于现实境遇中却因各自着眼不同，进而思考与举措不同，更因参之以人事，结果势同水火。蜀学因其重权变，“无复实理”，本来与王学、洛学都不至于构成紧张，但二程尤其是程颐，与王安石，为人为学都很较真，而蜀学代表苏轼“烂漫放逸”，连带着在为学上彼此不融。

三家学说又与时局深度关联。蜀、洛二学在北宋因新学得势先受压制，新学则又因靖康之难、在宋室南迁后渐遭摒弃而竟消沉，蜀学本不应与新学同贬，但文人气重，喜怒哀乐发之以嬉笑怒骂，以文为论，而文章又于事不求其实，于理不求其正，因此不足以承担厚风俗、存纲纪的世道重任。随着政治上的放逐弃用，加之在当时的知识世界中新学被认为是“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蜀学是“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都属儒学所要排斥的对象，故洛学在南宋便渐成为主流。

三

洛学在两宋之际的程门传衍过程中，以道南与湖湘为主，但于学术思想上也是人各其说，莫衷一是。等到宋高宗建炎年间政局稳定以后，在后续的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宋代儒学始逐渐步入完型时期。

乾淳时期的儒学完型，大致可以分为相续的前后期。前期是由乾淳诸儒并起，在政治上同进退，在学术上共商讨，到逐渐形成以朱熹、张栻、吕祖谦为代表的东南之学。他们一方面通过整理二程的著作继承与阐扬洛学，对人各其说的思想现状进行梳理，同时以二程洛学为主，统摄周敦颐、张载、旁及邵雍，对北宋儒学进行正统化的思想建

构，代表性的成果是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以及朱熹编撰的《伊洛渊源录》；相对而言，吕祖谦奉宋孝宗之命编辑《皇朝文鉴》，对北宋学术思想的保存别具全面的性质，即所谓“得中原文献之传”。另一方面，他们上溯孔孟，使建构中的宋代儒学上承孔孟儒学，努力实现他们的创新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后期随着张栻、吕祖谦的去世，朱熹理学趋于成熟而使得整个宋代儒学得以完型；但朱熹理学并未形成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垄断，因为江西陆九渊心学于此时崛起，加之接续吕祖谦婺学而起的永康陈亮，都对朱熹形成了强劲挑战，稍后集永嘉事功学大成的叶适，在陈亮逝后，又与朱、陆两家构成了鼎足而立的思想局面。

朱、陆、叶三家在学术思想交锋的同时，在政治上基本属于共同的阵营，与官僚集团形成复杂的对抗，只是他们终其一生在政治上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抱负。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而自甘沉沦，而是秉持自己的学术思想理念，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扬与践行儒学。其中，尤以朱熹的成就最为广大，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致广大而尽精微，集汉唐以来儒学之大成，确立《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将先秦偏重经验性的儒学发展成富有理论性的儒学，极大地推进了儒学在学术思想上的发展，而且使儒学融入日常生活，为整合社会与引领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形塑起相应的社会规范与文化系统。

四

宋代儒学从兴起伊始，即与士人群体的意识觉醒相伴。在晚唐五代政治动荡，佛教在公私生活都形成了巨大影响的历史

境遇中，宋儒自觉担当起了时代与社会的责任，以回向尧舜禹三代为理想，上承孔孟之道，直面现实，以复兴儒学的方式重建社会的主流意识与社会形态，要为人人类社会谋得恒久的安宁与繁荣。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整而又充分地表达了整个宋代儒学的共同使命。两宋各个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学派、不同儒者，无论其学术思想异同，都关注世俗社会的建设，一切以人人为中心。概言之，人文性是宋代儒学的根本精神之一。正是在这一根本精神的主导下，宋代儒学发展出了丰富的精神面相；同时，儒学作为文化的核心，参与并促成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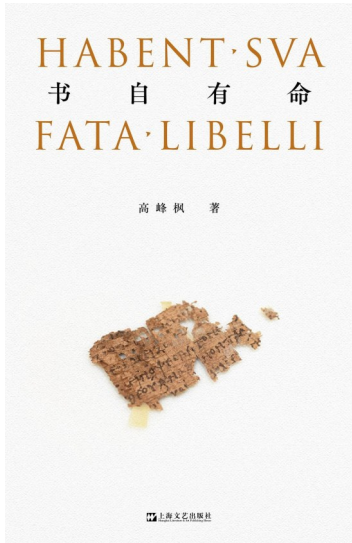
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起于怀疑与批判，转进为分析与辨析，最终落于经验世界的践履。这意味着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统摄了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各种形态，这为宋代儒学不同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儒者与学派提供了足够宽阔的理性应用空间，或一环贯彻，或交相叠用，路径不同，思想各异。宋代儒学之所以呈现出万千气象，实与此理性应用空间的足够宽阔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由于理学成为宋代儒学的主流，理性精神也因此构成整个宋代文化的底色；同时，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统摄了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各种形态，因此在理性的底色上不仅没有抹去经验的丰富性，而且使得这种丰富性寄生于理性而得到充分的彰显。

可以说，正是宋代儒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交相辉映，才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极度繁荣。

（作者：何俊 来源：《光明日报》）

新书推荐

《书自有命》



作者：高峰枫

内容简介：继《古典的呼声》《古典的呼声（二集）》后，高峰枫教授出版的第三部随笔集。收录他写于2015—2022年写的八篇长文，在具体入微的“事”和“物”上磨练学问。书籍形制的改变、《西奈抄本》的流亡、亚述雕像和泥板从伊拉克运抵伦敦和巴黎、西方寻找亚特兰蒂斯史前文明的痴迷，近年《耶稣之妻福音书》的作伪和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一书的真伪谜团，每一篇都应了“书自有命”这句话。

作者简介：高峰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典文学、圣经接受史、圣经与西方思想传统，是“六合丛书”“西方古典学研究”两丛丛书的主编之一。

《西游八十一案》



作者：陈渐

内容简介：《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实为八十一案，这些案环环相扣，连绵不绝，穷尽人世罪案的种类，案案直指人性深处的贪婪、自私、恶。大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西行取经的玄奘回到长安，本以为这是八十一难的终点，不想，整个长安城，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杀机四伏。这座在《西游记》原著中，连八大金刚都不敢涉足的都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是一代帝王临死前的最后搏杀，也是大唐帝国第三位君主登基前的喋血彩排，更是女皇刚刚迈入历史殿堂的那既轻又惊的一步！七日、七讖、七患案，一根绳索套上煌煌大唐的脖颈——大唐能否摆脱这次死亡翻滚？玄奘和他的弟子将怎样以大唐为道场，破局证道，揭秘九九八十一案的最后真相？

作者简介：陈渐，作家、编剧。创作有《大学桥》《地下有耳》《弗洛伊德禁地》《帝世纪》等小说十余部，《西游八十一案》系列是其研究古典名著《西游记》多年，呕心沥血13年创作的小说巨著，被誉为中国文化悬疑小说的殿堂级作品。

只要写得好，就会有读者

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一名“90后”网络作家，以笔名“会说话的肘子”在网络上发表了上千万字作品。这背后是不敢中断的“日更”，是从一个题材到另一个题材、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开掘与突破。

从写极限运动到写电竞体育，从带有东方色彩的幻想类到面向未来的科幻类，每换一种题材，每进入一种新类型，对我来说都充满挑战。开始写作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先小说世界的建构就需要查阅海量资料，为的是使虚构的世界更加接近真实运转的世界。小说世界里是什么样的货币体系，物品怎样定价；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怎么用水、怎么用电；有哪些社会组织，有哪些行业、工种……凡此种种，都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写作者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调整，一直准备到自己有了信

念感，相信这一虚构世界的真实性，然后才能一砖一瓦、一角一隅地呈现给读者。

这些准备工作虽然是在幕后，但没有准备，准备得充分不充分，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正是这看不见的“地基”，决定一个作者能不能成为网络文学界的“头部”。选择某些类型和题材，其一是生活积累使然。作家对哪个领域有观察和体会，才愿意在哪里凿井深挖。靠“硬写”很难写好，更难赢得共鸣。其二是缘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触类旁通”。平日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一个电影片段、一处电视剧情节甚至一首流行音乐，都有可能触动我，让我萌生写下来的想法。

有时候，在决定创作某一题材时，一些忠实读者会力劝我不要写，既觉得这一题材难写，也担心作品不好改编，影响收益。但

在“我能写”和“我想写”之间，我还是会果断选择后者。我不希望局限于市场对我的定位和期待，而是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更何况，网络文学现在已经是百花齐放的生态，无论什么品类、题材，只要写得好，都会有读者。这也是我敢于挑战新题材的底气。

与其说自己是网络作家，我更认同于自己是网络上的说书人。以前的说书人站在茶馆里给大家说书，别人进来吃口饭、喝口茶的工夫，他就能把人吸引住，留下来继续听他讲故事。若是讲了一段故事，台下有人喝倒彩，那说书人就要反思自己哪里讲得不好，是节奏出了问题、语气出了问题，还是故事讲得不够深入人心，没有办法让大众产生共鸣？这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那就要在大众的反馈和检验中不断磨练技艺。

写网络文学，对我来说就是

面对千千万万读者把故事讲好，讲到更多人心里去。我喜欢写各样各样的人物，靠人来推动故事，而不是故事推动人。我作品里的角色大多是少年，他们替我去圆梦，去做许许多多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带给大家“少年感”，不言败、不畏惧、不妥协，永远向理想奔赴。

如今，文化娱乐的方式不断更迭，游戏、短视频等冲击着网络文学，将文学读者吸引过去。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游戏、短视频也在积极谋求网络文学的改编，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母体作用得到发挥。我正在写的网络小说《青山》连载还不到3个月，影视版权就已经授权出去。一些影视改编者坦言，通俗文学的成功往往不是偶然，因为它们面对读者和市场写作，必须得掌握读者的心理，影视改编看中的正是网络文学与

读者的这种紧密联系。

作为青年作家，我一样有创意困惑。即便在数量庞大的网络作家中，高产的也毕竟是少数，怎样持续写下去，怎样保证有独到的创意和写法，是我们共同的挑战。无论时代怎样变，好故事永远稀缺，好故事永远为人们所需。无论严肃还是通俗，能让人产生沉浸感或是让人有所思索的都可以算作好故事。好故事很难用一个严格的概念来定义或者用一个通行的标准来衡量。如果真要有一个标准，我觉得就是共情。作家最强大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能让读者跟着他一起体会他要写的那个故事，让读者读完之后忘不了，甚至给读者的生活和人生以有益启迪。这是文学创作最有意义的时刻。

（作者：任禾 来源：《人民日报》）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河源市文明办